

谢霜天 / 著

梦回 呼兰河

萧红传

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，还有温暖和爱。

我向这“温暖”和“爱”的方面，
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。

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

第 1 卷

夢國 呼旦河

夢國呼旦河

夢國呼旦河
呼旦河呼旦河
呼旦河呼旦河
呼旦河呼旦河

夢國呼旦河

梦回 呼兰河

萧红传

谢霜天 / 著

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梦回呼兰河:萧红传 / 谢霜天著. —北京:中国
广播影视出版社, 2014. 10
ISBN 978-7-5043-7256-7

I. ①梦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传记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26950 号

北京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1-2014-6077

梦回呼兰河:萧红传

谢霜天 著

责任编辑 张 钰
封面设计 段文辉
责任校对 张莲芳

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
电 话 010-86093580 010-86093583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
邮 编 100045
网 址 www.cntp.com.cn
电子信箱 cntp8@sina.com

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人民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字 数 180(千)字
印 张 8.25
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43-7256-7
定 价 23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今后将不再流泪了，不是我心中没有悲哀，而是这狂妄的人间
迷惘了我了。

——萧红

评介《梦回呼兰河》（代序1）

上个月，我在一个礼拜内收到七八件从各国寄来有关萧红的信，和其他类似的文件，如加拿大一位学者想把萧红的长篇小说《马伯乐》译成德文，要我把续稿寄他一份；西德的一位教授，正写一篇有关萧红短篇小说集《旷野的呼喊》的研究，向我要些资料；巴黎的一位女士同样的也是找资料，是为了她的研究报告的撰写；香港的一个机构，邀我于八月间去作一次以萧红为题目的讲演；还有委内瑞拉、哈尔滨、四川等处的来信，他们或是提供资料，或是征求意见。但是，最有意义、最令我想起萧红其人及其文学作品的，要算是谢霜天从台北寄来的近著《梦回呼兰河》的影印全稿。我赶着在三个晚上读完，真是爱不释手，更高兴的是，常在我脑海中盘旋的一句话，“萧红的一生无疑地是小说的第一流材料”，完全被证实了，而且我看到了成功的实现。

据我所知，传记体的小说不好写。要用一个真实的人的一生写成小说，必须先把所有和他有关的资料仔细研究过，还要加上对历史背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具有相当周密的认识，最后才能以这些可

靠的资料及对人物所得到的了解为基础，用允当的对话，表现出故事中人物的思想和行动，写成一部高水平的文学作品。

目前能见到的传记体小说，大部分是自传性的，如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、巴金的《家》等作品，萧红自己也写过长篇小说《呼兰河传》，是一本自传性的文学创作（读者可以参考周锦先生的近著《论〈呼兰河传〉》，台北成文出版社，一九八〇年出版）。至于写他人的传记体小说，就我所读过的一些，这部《梦回呼兰河》将是其中非常好的一部。这一个长篇，不但把我特别关心而又比较熟悉的一位近代作家——萧红，写成有血有肉的人物，也把一个伟大的时代——中国抗战的前夕和抗战的初期——神龙活现地写出来了。

萧红是一位又可怜又可敬的20世纪女性，她所遗留下来的文学作品，的确确可为世人所永远赞颂；而她一生的遭遇与折磨，或多或少也可以代表20世纪前五十年中国女性的悲剧。谢霜天女士虽然没有见过萧红本人，但凭她对萧红作品的敏锐分析能力，以及本身的过人创造能力，而以十几万字，就将萧红的性格、萧红的一生、萧红在文坛的活动和萧红的主要文学作品，都生动而逼真的表现了出来，实在是难能可贵！

读了《梦回呼兰河》，可以肯定我所知道的萧红也就是出现在这部小说里的“萧红”，完全是一个样子，没有改变。我虽然看过不少有关萧红的第一手资料，也读过很多有关她的研究作品，当然对萧红的一切有着深刻的认识，但读过《梦回呼兰河》的全稿后便觉得更为熟悉、更为亲密。有些地方的资料，尽管是从我的《萧红评传》

或其他文章来的，但经过谢霜天富有想象力的重新创造，却感觉到如今才能真正见到了萧红其人。比方说，萧红在日本时初知道鲁迅在上海去世，我早就知道的，也知道这消息对萧红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打击，可是要在读过《梦回呼兰河》里的一些对话与叙说后，才确实体会到了萧红当时的内心痛苦。谢霜天是女性，对于女性心理状态的了解比较深刻，所以写来细致成功。

又如，萧红与鲁迅夫妇非常亲密的关系，是大家都知道的，但也只限于知道这样一件事情，却缺乏一种人与人之间感情的真实表现。由于萧红的《回忆鲁迅先生》，我们固然可以知道一些当时的情况，却还是过去的，与我们现在的视线有着一些距离。谢霜天也读过《回忆鲁迅先生》，而由于她的创作才能，从该篇和其他资料的认识，就写出了一连串充满生气，极为逼真而亲切的画面。

在第四章里，对于萧红短短的自传《永久的憧憬和追求》，经过作者的妥善处理，就更有意义，更有力量，更有感情。总而言之，萧红、萧军、鲁迅、许广平、端木蕻良，以及其他的人物，在谢霜天的笔下，都生气勃勃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。

在《梦回呼兰河》中，特别值得注意的，是作者如何用心良苦地选用资料，如何引用萧红自己的文字来加强作品的真实感。我所读过的传记体小说，多半是按照传主年月顺序写的，使得传主的形象在作品中不断地随时间而改变。但在《梦回呼兰河》中，因为主人翁萧红自始至终是位“成人”，她的童年等等是经过她自己的倒叙方法表现出来的，所以她的过去总带有她本人的分析和判断的性质，可

以使读者得到更丰富的了解。读来好像是萧红在和我们谈她的往事似的，非常亲切而有趣。

近年来(自本人的《萧红评传》出版后——中文本系时报文化公司出版)，从各处发现了许多关于萧红的新资料，相信还会继续有所发现，《梦回呼兰河》不免将会有少部分不合事实的地方，但对于这部小说的实质并无多大影响。我认为《梦回呼兰河》的确是描写萧红最好的一部作品，也是当代极为出色的一部长篇小说。

葛浩文

四月十三日 于旧金山

(民国七十年五月九日台湾日报副刊)

萧红在台湾（代序2）

她其实就是英文里的“说故事的人”(storyteller)^①：合宜的剪裁、化繁为简的驾驭……在时代和文学的荒漠中，萧红的叙事仿佛午夜梦回的粼粼幽光，是那么地富于魅力。正如同汉娜·鄂兰在《黑暗时代的人们》中所言：“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，我们也有权利去期待一种‘启明’，这种‘启明’也许并不全来自理论和概念，更可能来自于一种不确定的、闪烁又微弱的光亮。这光亮源于某些人，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，它们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燃烧自己，并把光扩散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以及全部范围。”在狂风暴雨的年代，每个创作者都被要求大声疾呼；然而萧红偏踽踽独行地描绘她那“心灵的风景”，她的专注，虽不见容于当时，却赢得了历史的尊敬。

即使左翼文坛的祖师爷鲁迅，当年提拔她的时候就说：“田军的妻子萧红，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，很有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，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，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。”不过一般人都以为那是鲁迅的“偏爱”(favour)，并不把这话当

^① 此处所指的“故事”和中国传统小说的话本有别；若按话本的指涉：“叙事者”讲述的是“情节”。但萧红作品里的“故事”，近似“抒情剧场”的概念。

真。不单萧红身边的文学伴侣如萧军、端木蕻良(事实上,我认为他们之所以待萧红如此,部分即导源于这种轻视),包括后来极有成就的文学论者苏雪林等人亦不例外;在“呐喊”的年代,悄吟女士的噤声缓行,插曲式(episodic)而非传统线性式的叙事手法,被苏雪林、孙陵认为更像是一位“散文诗”家。至于其他以政治、革命氛围为导向的论者,那态度就更为不堪;其中代表要数田汉的《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》,影射当时七位女作家作为嘲弄对象。虽则田汉的目的,原本可能要借冰心、陈衡哲、苏雪林、凌叔华来烘托左派的白薇、萧红和丁玲,但事实上,这位认知粗糙的作者,对这七位女作家一概是认定“技不如人”。

和萧红同时代的孙陵,和其深交虽远过于田汉,但在小说《觉醒的人》里,编派安插仍不脱既定印象。该书实际上是那个时代上海文坛的《儒林外史》,所写萧军的粗犷、王统照的率真、巴金的随和、萧红的天真虽都带着一股追忆的痛惜,但以男性角度出发,将萧红置于“第二性”的心态却极为明显。

在中国新文学史仍是“他说”(His story)而无“她说”(Her story)的年代,对于女性作者的定位,可以苏雪林为代表:尽管这位品位绝佳的文史论者,对自身的性别已有所自觉、特别关注女作家的历史发展,她所肯定的女性作者,仍然不脱两类专供男性注视的范畴:在字里行间秀丽天成,清操自守的美人(如冰心),以及力扛山河、欲与男人一争长短的女英雄(如丁玲)。相形之下,萧红反当自身,勾勒女性身世、女性心事、女性家国(呼兰河在她的笔下宛若母亲之

河)的这种抒情书写,并不入男性法眼。此类偏见,使得萧红虽未绝迹于文学史册,在两岸的新文学论述系统,除了女性和东北的身份,一直未见突出。举个例:在70年代末期香港“文学史料研究会”印行的《萧红选集》是这么介绍她的:“当祖国受到侵略,无数同胞在铁蹄下呻吟的时候,她满腔的热血沸腾了,爱国的热情鼓舞她成为一位民族的战士。”又如:“她敢于反抗传统,敢于直面人生,默默地背负沉重的历史担子。正如同她饱受忧患,尝尽逃亡的艰辛,无情的战火,把一个弱质女子锻炼得更加坚强。”诸如此类空洞的口号,用在谢冰莹身上,用在丁玲身上,大抵无甚区别,却对读者欣赏萧红内省式的静影沉璧,造成先入为主的妨碍。

那么,萧红是什么时候开始受到港台的重视?我认为第一位在完整文学史上肯定她的作者,是香港的司马长风;不过,他那本《中国新文学史》虽然盛赞了徐吁、何其芳、冯至、萧红等之前被低估的名字,外界对其整体观感却不见佳(详见夏志清:《现代中国文学史四种合评》,称《中国新文学史》是一本“草率”之作)。真正对萧红历史定位做更进一步确认的,是葛浩文的《萧红评传》。这是第一次以国际学术规格写成的评论作品,由柳无忌(柳亚子之子。顺带一提,柳亚子在1947年曾发表过一篇《记萧红女士》)指导,1976年由美国Twayne出版社发行。萧红凭借着这本书,超越彼时早已褪色的萧军(《八月的乡村》英译本于1942年在纽约出版),打入外国学者的眼帘。

进入国际学院只是“名”,真正拥有阅读市场、文化传承才叫“实”;这方面,帮助萧红确立不朽金身的,是台湾。自60年代开始,

台湾逐渐稳定的社会形态培养出大量的阅读女性，她们形成的市场导向造就了三位作家的“复活”，他们是张爱玲、沈从文、萧红。萧红在台湾，不单拥有像邓丽君这样显赫的读者——很奇特的，她甚至透过萧红认识了彼时在台被禁的鲁迅——而且开启了“东北怀乡风潮”，为后面两位作者席卷书市铺排了良好的基础，他们是梅济民和自香港跨海而来的钟晓阳。只是后来很不幸的，这两位作者，不自觉地吧萧红挚爱白山黑水的怀乡书写，变成一股用来吸引读者的“北国情调”。这样始料未及的演变，它的成因有主观的，也有客观的。笔者将试图就自己的所知所能，来剖析这个结果：

就台湾这六十年来文学脉络来探究萧红的文字技巧，我以为她最好的时候，是“浑然天成”——恰到好处的“收敛”，写乡土写得如许优雅隽永，充满纯净的馨怀。她的法宝：一是“发自挚诚的观察”，一是追求“身份的认同”。

关于“发自挚诚的观察”，我想用她和丁玲的相会，最可以说明这种差异。两位传奇女子会面之后，萧红给丁玲的印象是“苍白的脸、紧紧闭着的嘴唇，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”，“说话是自然而真率的”，很奇怪“作为一个作家的她，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”。而萧红虽然对丁玲“解放的思想和生活”感到“吃惊和不习惯”：“丁玲有些英雄的气魄，然而她那笑，那明朗的眼睛，仍然是一个属于女性的柔和。”这个结果非常有趣：丁玲的印象，重点在于她自己本身追寻写作的方向（作家需得世故），而萧红的印象，却在于映照自己的不足与将心比心（萧红自己缺乏英雄的气魄，但一以贯之的是女性的柔和）。

这种情感的关怀，使得萧红的文字尽管朴素，内里却蕴含着丰饶的情感——虽然饱满，但是暖暖含光，绝不情溢乎辞那样地泛滥。

“身份认同”(identity)则是萧红向来的书写重心。萧红自幼得不到父母的关爱，及长不愿遭受异族的统治，从东北入关，走上文坛；中文“认同”的字面意义是“我与谁同”，但英文identity的主要意义却是“识别”，探究自己“我与别人有什么不一样”，来建构自我的认知。很明显的：当萧红扮演自己、当她追寻自我的时候——身为萧红“本我”她的身世，她的性别，她的白山黑水的时候，作品的水平最好。她从自我的追寻，拓展到对家国的关怀——当地农民的落后、愚昧、乃至令人叹息的自毁，她统统看清了、理解了，唯因如此，她的光芒才能照耀到今，甚至越发璀璨。

萧红所开启的“东北书写”之所以能够在台湾绵延发展，主因在于国民党为了贯彻播迁来台的正当性，一直强调民国时代的“故土遥望”；包括边境风光、大漠传奇、苗疆风云、塞外胭脂之类……当时港台的东北作家孙陵、李辉英、加上有地缘关系的陈纪滢在女性市场并不具吸引力；而当初和萧红一齐打拼的萧军、舒群、端木蕻良等人此时因政治原因，台湾禁止刊行。这个不自然的筛选“确保”了萧红一枝独秀的地位——虽则，她的文学成就，在东北作家群里原本便是一枝独秀。

正因为上列原因，萧军、萧红、端木蕻良等人百花齐放的东北书写，在港台变成女性化的萧红独沽一味。萧红为台湾提供了东北阅读的抒情视野，自然也培养出自己的接班人：在解严之前，台湾的

“中国古典怀乡风潮”随着经济起飞达到了市场需求的最高峰：因为地处亚热带，终年不下雪，所以“白山黑水”的“北国风情画”遂变成兼具“异地情调”与“神州怀乡”两股势力合流的佼佼者！局促在岛屿上的文青在接受《呼兰河传》的熏陶后，首先捧出了70年代的东北作家梅济民，而后钟晓阳以较梅济民优异的文学天分坐上了“天才少女”的宝座。

文学评论理应是公平的；但被市场绑架的文学评论，却使萧红、梅济民在台湾的直接印象逐渐褪色，而让钟晓阳无端戴上“故国怀乡风潮”与“张(爱玲)派传人”的冠冕。梅济民的《北大荒》、《哈尔滨之雾》对台湾文坛的影响今已不存；仍遗留的，可能仅剩下一度脍炙人口的《一剪梅》影视歌曲。梅济民本人是浓眉细眼的东北大汉，然而他的小说基调却始终未脱抒情的范畴；由于梅对东北风土人情的临摹从未超越北国猎奇的层次，在受其影响开拍的《一剪梅》《大野英豪》落幕之后，90年代逐渐没落。萧红的声势一路攀爬至80年代登上最巅峰——现在读者手头上的这本传记《梦回呼兰河》正是1982年出版；从葛浩文、周锦、谢霜天的钻研过渡到《停车暂借问》的风潮消退，笔者愿在此勾勒这段变迁。

钟晓阳，这位现代林黛玉式的香港少女，从小就怀抱着比三三诸“少女”(如朱天文、朱天心)更强烈的中国想象，终于在一次暑期东北探亲之后，她以妈妈的东北背景、还有自己从《红楼梦》习得的文学身段，创作出《妾住长城外》。

《妾住长城外》在香港并未走红；使钟晓阳一炮而红的是第二

部《停车暂借问》。这一次，她写得较为丰满，加上爸爸的印度尼西亚背景，穿插成一幅民初罗曼史。她这次参加了台湾的联合报小说奖，不令人意外，并未获奖；但她获得了评审司马中原的垂青。加上朱西宁及三三集团“大家庭式”的烘托、推荐：“林黛玉”不再是孤伶伶的“苍白少女”，变成了整个“现代大观园”呵护在手掌心的明珠！无数无缘亲炙中国古典文化、“愁心先醉”的少男少女，将钟晓阳捧成了文学偶像，《停车暂借问》成为三三集团继《击壤歌》后，另一部卖座法宝。

笔者的评断并不是恶意的；钟晓阳是一位杰出的文体家，她继承了《红楼梦》、张爱玲、萧红、李后主、李清照等流风余韵，展现出一种清灵的、绮丽华美的韵致。只可惜，她没有张爱玲对封建的批判、女性自尊自觉的社会意义，没有萧红接地气的、发诸内心的全面性观照，更没有《红楼梦》、李后主、李清照国破家亡的深切省思。她之所以大受欢迎，多少也反映当时台湾的消费市场是如何看待这些经典——现在也仍旧如此。

想象力，是文学发轫的法宝，对钟晓阳自不例外；如果说，七岁来台的梅济民，对东北的记忆只有“残山剩水”的话，那么，钟晓阳之于东北，更可说“一鳞半爪”！然而，她对东北的一知半解，在这部小说中国古典情调适当的“留白”之下，趋吉避凶地规避了所有写实的困难。只是林黛玉的才华，在于生命对当时封建背景的讴歌；钟晓阳的才华，却只是怀古的模拟。不少读者错把她的“林黛玉情调”当作“文学经典”的外衣，将萧红对台湾的影响直接转嫁到另一个

层面，这是很可惜的。如今《停车暂借问》风潮已退，《呼兰河传》却仍屹立不摇，萧红的阅读热潮能否借由电影《黄金时代》翩然归来，笔者将拭目以待。

这本《梦回呼兰河》，正是20世纪台湾产生萧红热潮的黄金时代，所诞生的代表作品。谢霜天自承受到葛浩文《萧红评传》的影响（1980年在台出版），不过，两本书在意义上有着很大的不同。《萧红评传》是一部学术论文、对于萧红生平纪事和作品的总整理，它的价值，建立在“史料”的研究和分析；《梦回呼兰河》却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文学传记，它的好坏，却是建立在“文学情韵”能否开展出来！

“传记”和“传记文学”是有差别的！18世纪Henry Fielding就曾取笑当时的传记：“在许多传记里面只有地名、人名、年月是真，里头描写的人物却是奄奄一息，完全没有人的样子；小说传奇却恰恰相反，地名、人名、年月全是胡诌，可是每个人都具有显明的个性，读起来能够深切了解他们的性格，好像是你的知交密友。”

由此可见，撰写作家传记，和单纯就作家生平作考证分析，具有很大的不同。前者需要在重大事件的基础上，施展“情感的语言”（emotive language），不像后者的提纲挈领，仅仅需要“指涉的语言”（referential language）。撰写作家传记的目的何在？不就是要让读者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！作家平常就已经用作品为自己发声，如果只是越俎代庖地将数据像字典一样的罗列整理，那又何必胶柱鼓瑟地去做此艰难挑战？

谢霜天是出自中文系所的小说家，很幸运的，在进行《梦回呼